

+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記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  
遘五十祀矣鄉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  
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  
弗聞吳興章侯來環眊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  
者居未幾政修財羨廼度功而賦役焉首闢肄  
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後祀于東西廂  
祠先賢于某所由內達外莫不負然矣又惟廩





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  
權入之取征權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于斯者  
得以優游底厲益富厥藝是歲秋賦登名倍他  
日明年對大庭者凡六人士謹然曰我侯教育  
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其惟淳熙之後子  
朱子寔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  
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  
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  
事而非學其於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  
非事於虜斯言至矣試相與闡繹其義可乎蓋

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  
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為粗迹  
而圖事者以理義為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  
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  
微致知格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  
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  
天下有無用之體也堯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  
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  
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為士者壹以辭藝為  
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



子朱子所為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為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為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靳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瑯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為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字其嘗今揚之泰興又宰斯邑

敬思齋記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為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



也今吾晉伯能剡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盂之銘匪有志于學疇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爲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方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雖未炤物能炤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焉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爲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尚實體于茲動靜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



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  
窺言亡補其尚戒之

浦城縣廳壁記

浦城主簿廳由中興至今無壁記長樂陳公來  
廼記之夫簿卑職也自漢人以枳棘喻謂非鸞  
鳳所宜棲則其輕也久矣陳君以文鳴天子學  
擢太常第由吏部選居是官宜若不屑爲而君  
孳孳所職弗少懈垂代矣且朝夕自立若始至  
然夫官無崇庠顧所以居之者何如耳苟得人  
焉雖斗食吏猶能盡其職即非其人雖山岳之

任亦輕姑即吾邑觀之自

宋興以來仕于斯

者不知其幾而寥寥數百祀惟古靈陳公之名  
獨傳是亦一主簿耳或曰公去而通顯故傳是  
不然夫公之登諫垣侍講席爭新法薦正人欲  
論峻節固表表一世然邑之民弗知也所知者  
主簿時事爾使公去是弗大顯其名亦傳故可  
傳在人不在官若臧今陳君書此石也將使後  
之人指石而議曰孰清如水孰濇如泥孰偉然  
特立孰汨焉突梯楚辭突梯脂韋是不可畏矣乎是何  
不謹其所以傳者乎君名逢寅字某其居與古



靈同氏又同蓋企前脩而願學者也記之所書  
起建炎迄寶慶凡三十四人云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  
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  
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  
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  
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  
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所以天之柱  
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

則塾一維弛則墻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  
不敢後者以是爲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  
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  
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  
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  
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  
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  
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  
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  
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



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為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糝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



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素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素而濩溪先生亦嘗攝縣之濩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廼即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其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涖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于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也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侯名起章字章之予之畏友云



矩堂記

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  
予以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  
隸於已者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寧以盡言獲辜  
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  
其居官寧以抹菑獲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  
嘗以椽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爲  
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  
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爲一道帥而於使  
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  
於其所寓不敢以豪髮干焉大家而股細民吾  
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隣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  
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廩廩焉猶懼其弗旣今  
君乃能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  
者又爲專析其義至矣盡矣而尚奚予言之求  
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  
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  
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已度人  
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



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念入己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逼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吝有方正而毋頗邪帥是以往將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蟻蝨正金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衆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為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為



記

徑山三塔記

佛行禪師主徑山之六年道法興行緇素歸仰百爾廢墜莫不具修乃立叢塔三以爲蛻于此者歸藏之所有自衆而出者曰浮屠氏以人世爲泡幻以死生爲夢覺以軀殼爲星礙委而去之不翹救徒豈其死也乃顧已腐之骸冀窀穸之奉邪師曰不然吾之法翳蓬以居今崇大宮宇矣持鉢以食今坐饗珍芳矣凡若是者皆與昔異獨死而葬葬而塔其可已乎然死生亡窮罔隴有限多爲之塔久將無地以容觀今之葬者人人異穴彼世間法不得不然吾之爲法本出世間况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方其示寂秉昇炎火視此妄軀一如無物何爲瘞藏乃欲自異我今爲此決破藩籬生同一堂歿共一塔不多彼我無有差殊此廣大心乃佛知見于時大衆聞師此言莫不忻喜師又言曰我佛之教慈憫爲宗故常以救苦以利人非欲役民以自奉也晉魏而降惟佛是崇世人欽依猶水之壑晴腦可捐亦莫之惜况金錢寶



貨乎以故居處膳蓋至于糞壘日趨於靡昧者  
或矜吾教之盛具眼觀之適爲佛法之衰何者  
未勝則本微養隆則道薄爲吾徒者可不懼邪  
必也體佛之心行佛之行勇猛精進知慧光明  
則生而宮居死而塔塋庶乎其無愧若夫三業  
弗除萬行俱泯非直生民之蠹實吾佛之罪人  
也衆聞斯言且喜且懼乃屬宗上人謁予請記  
予不得辭師名妙崧浦城人歷主淨慈靈隱諸  
山又主雙徑道價爲當世第一

定軒記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詒書於某曰盍爲之記  
予謂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淨屠氏之  
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  
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  
動者正所以爲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  
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  
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  
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  
漠然者爲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  
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爲明天子所任屬蓋



嘗屏上游護天塹開大幙府制置長淮今又以  
法從近臣而撻六師之賦其志存乎立功其誼  
專乎報主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  
儒者而非二氏奚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  
窮居獨善之士捐百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  
身而弗獲者况於獲功名之塗踐富貴之境凡  
為吾耳目之騰心志之域者坐至錯立于前苑  
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亟疾若破山  
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又若一  
葉之艇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若  
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  
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為主而我後之  
古之君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日  
之睹所以養吾心而為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  
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  
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  
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即所謂  
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  
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窮理交  
相為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



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爲先朝名侍從  
公之所學自其家世且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  
故而不懾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  
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全行可度牒田記

予里人全何孫字行可少放浪不自羈束俄悔  
且悼謂老氏之學可全生而引年於是擯弃塵  
累受道家法爲黃冠師以仙遊有林嶺之勝丹  
臺劍池之故蹟遂隸藉焉而時往來於天慶道  
院舉先疇之入悉歸諸二宮從祖西嶽公曰汝

之背賢譁而鄉虛寂美矣然田者汝受之先人  
而共其祀者也今若是得無使汝祖考爲若敖  
氏鬼乎行可曰不然何孫此舉所以深爲祖考  
地也觀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多占田宅恐不廣  
皆曰吾將世其蒸嘗使萬世子孫毋變也然一  
傳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三傳焉而弗失則又  
寡矣其來也塵積其去也川潰若是者何邪子  
孫不能皆賢而盈虛相代者天之道也今吾悉  
歸之二宮二宮常存則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  
則吾先人之祀亦與之俱存其爲慮顧不遠邪



西嶽弗能止遂以諭于有司明年行可僊去西  
嶽屬予爲之記予謂天下之可恃者理而不可  
豫期者事行可譏世人嗣守之不能長亦爲知  
常住之必可常也哉雖然行可不娶無子則其  
爲此固有所不得已也惟主是官者受其託而  
毋負其約饗其利而毋爽於誼於不可常之中  
期於可常豈非行可之志哉故書以授知觀事  
張日隆周道珍俾刻之田之入二宮者各有籍  
歲修其先之祀凡十六餘則以助其徒之求爲  
道士者焉主其約者從祖某今以訓武郎主管

華州西嶽廟云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詔以南劍太守陳公鞞兼福建  
招捕使先是盜起汀之潭飛磔童牛之觸乳狗  
之搏尺箠可馴也有司始而玩中而畏玩則養  
之以滋大畏則媚之以求安姦人黠子見可侮  
而動於是環地數百里莫非盜矣汀之諸縣最  
先破未幾蔓延於邵而浸淫於劍旣陷將樂窺  
延平甚急公時執喪卧三山自中外薦紳以及  
布韋士相與族談者必曰非陳公不能辨此賦



上從民望起公爲鐔川守時遠近洵駭公不忍以家事辭星言就道始至疲兵不滿三百府藏赤立六餘徒以至公大義感激入心而羸者張懦者奮後賊者亦幡然効順甫浹辰間精采立變盜相顧不敢窺 上知公之可倚也遂顓付使事居數月又命提點本道刑獄公案疏乞師于 朝及是來者日衆而淮西將王侯祖忠以三千五百人至侯沈勇有謀所將士皆一當百公明方略信誅賞旌票鉞警惰媮號令赫然戎行稟畏乃親提師以出布置有方指縱適宜兵

威所加如斲枯槓由是三郡悉平 上嘉公之功命進秩三等論譔右文殿鎮建安領使如故延平之士若民聚而謀曰公之功德被于七閩而吾州最其先者也更生之恩其可弭忘乃卜郡城之東龍津驛故地爲生祠以奉公像取唐狄梁公故事名其堂曰愛州爲劍人之愛公如魏人之愛狄公也又取鮮于諫議故事名其閣曰福星謂公之福劍人如鮮于之福青社也公聞之蹙然曰予奉 天子命使殄寇而靖民廩廩焉懼亡以塞責何功之敢云矧諸使者兆其



謀而僚佐效其策淮西侯資其兵而諸將奮其  
勇予何功之有哉郡人聞公言乃益繪提舉常  
平史公彌忠之像于堂之左淮西制置使曾公  
式中之像于堂之右而通守黃君樛趙君以夫  
侑焉繪王侯之像于中堂扁其額曰壯烈而諸  
將侑焉轉運副使陳公汶不幸卒官則築室別  
祠以昭群賢協濟之美成公讓退不自居之志  
四年某月某日安奉禮成鄉貢進士范荀龍等  
詒書屬記本末某嘗考論古今人物非誠與才  
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則不能成

天下之大功公清明英特得之於天自少慨然  
以圯下隆中事業自許侍親海陵年僅三十已  
能出奇決策揃東淮十萬之寇是其材素有過  
人者及鄉部雲擾公移孝而忠爲時一出慨慷  
激烈言發俱涕誓以一身贖數十萬生靈之命  
其誠與才合如此宜其能當大事也先儒有言  
天於世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盜發於  
閩而公生於閩是天實屬公以弭其變也而公  
之精忠炯然上貫皦日是天心屬公公心契天  
天人之相合又如此宜其能成大功也嗚呼是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五 七  
豈偶然者邪今群胡虎爭中原幅裂內綏外禦  
之事方塵宵旰憂天之屬公意蓋有在而公於  
任重致遠之學方日楙不已焉維今之功特其  
發軔云爾其既不獲辭劔人之請姑叙其大略  
使著于石章後序此者又將秉筆以俟

### 弘毅堂記

果山游侯景仁名堂曰弘毅而屬予記之始予  
於侯聞其德性之美問學之力心誠鄉之而欲  
記其未能也既又聞其立朝之盛節勁挺貫金  
石皦厲逾冰霜則竦然曰是真有志於弘且毅  
矣可無記乎維人之生具天地之性而爲天地  
之心仁如堯舜皆可能也道如周孔皆可至也  
顧安有限量哉自其執德之不弘則志小而弗  
至於大曰吾非烏獲不能以舉百鈞也用心之  
不剛則力近而弗力於遠曰吾非駮騶不可以  
致千里也噫之人也不幾於自棄乎是故聖門  
之學必以弘毅爲主顏子在陋巷退然一矍生  
爾其問仁也得克已復禮之傳聞視聽言動之  
目則奮然請事而弗辭仰鑽瞻忽未領其要雖  
既竭吾才曾不少懈其立心之大進道之勇爲



何如耶繼顏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  
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苟怠  
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  
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  
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啓  
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  
即不安於大夫之簣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  
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已有一毫  
未至於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

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洙泗之道歟後  
之記禮者襲其辭而異其指曰仁之為器重其  
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嗚呼為  
仁由已欲之斯至未見用力有不足者以此質  
彼殆非夫子之言乎士之為士苟能深味顏曾  
氣象以廣大強果自期毋安於小成毋畫於中  
道俛焉孳孳弗斃弗止則重可勝也遠可至也  
景仁之於斯道益信乎其有志矣雖然為山戒  
一簣之虧九十居百里之半景仁其尚敬之而  
尚慤之篤信踐行必期底於顏曾之域則吾將



舉手而賀曰聖門有人天下有人

共極堂記

粵山之居故無堂歲單闕始作堂南鄉又對爲小堂命之曰共極焉夜氣澄徹乾文爛然緬瞻辰極若在咫尺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環翊璇璣玉衡高揭衡峙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爲紫微其象爲樞紐在人則廣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萬邦之所內面而觀仰也蒼龍主

東赤鳥司南於菟神龜儼烈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畿五服庶邦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榦方而作屏也昊穹無言示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正德秉綱執要以爲四方之極在下者欲其叶恭和衷并志壹慮以同尊乎五位之極昔之君子迪簡在庭則惟主闕是禪受任于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同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閒處則雖白駒空谷而毋金玉其音考槃在陸而永矢弗告斯誼也惟鄒孟氏知之故遲遲於出晝屈大夫知之故離



騷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也僕  
雖甚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實隔層霄在  
我之極炳焉方寸端其在我即所以對乎在天  
故無愧吾心斯無愧吾君無愧吾君斯無愧上  
帝然則共極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  
欽猶師保是臨志于斯堂庸以自箴

上饒縣善濟橋記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於渙以濟  
不通於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  
造舟爲梁厥制畧具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通徒

行有輿梁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於  
天地之自然而成於聖人之心思其終則濟天  
下而利萬世考諸春秋外傳與孟子之書蓋以  
是爲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嗚呼王政之弗  
行也久矣溱洧濟人雖未及於政然與民同患  
之意猶切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爲二凡有司  
之所當任者悉使吾民自爲之也民於斯時以  
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  
幸而賢有力者出於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  
任諸己雖其事有異於古而其義實可稱於今



此予之所喜聞者也距信城二里許有溪焉其源發於閩建舊為浮梁以渡遇春夏間甚雨淫潦纜絕艫解對岸千里招招舟子覆溺相尋里人葉君澤自擊斯害毅然以為已憂廼相形勢庀工徒疊文石以砥之架巨梁以梁之經始于嘉定辛巳至寶慶丁亥告成凡為屋五十有四楹枕溪百餘丈靡金錢幾十萬緡旁為僧廬以職守視割田立墅以備繕修縣大夫陶侯木濃墨大書扁以美濟美其利之博也嗚呼世習媮薄夫人以浚利自營豪宗右族巧漁橫獵其不為州里大蠹者鮮矣况能心於濟物乎以濟物為心者鮮况能發其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役其可謂賢也已昔陽虎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蓋仁之與富不相為謀有富者之力而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葉氏之在上饒未得以甚富稱惟其篤於好仁故能盡力以既厥事其不尤賢矣乎天之於人無私覆也顧獨有富與貧之異者財出於天而寓於人猶吏受藏於官司其出內非能專而有之錮而守之也



心仁而施公其受任也必久享報也必豐否則  
獲戾於天轉而他屬亦猶吏之私其藏而廢僇  
隨之也故萬金之家有一再傳而流為餓隸者  
其不以是歟推君用心其澤可及百世故予喜  
為之書君字潤卿終將仕郎子孫多且賢其興  
殆未艾云

### 溪山偉觀記

延平據山為州軍事判官廳處其山之半後枕  
崇阜前挹大溪溪之南九峯森羅雄峙天表聽  
事之西故有小亭對溪山最佳處予之為判官  
也因而葺焉時方習詞學科規進取退自慎府  
輒兀坐亭中緜閱古今書口不輟吟筆不停綴  
間一舉首則澄光秀氣歛入几席令人肺肝醒  
然去之垂三十年回憶舊游未嘗不炯焉心目  
間也此歲楊君修來為此官扁其亭曰宏博舊  
觀陳君傳祖繼至顧眊西偏老屋十數楹岌岌  
將壓獨舊觀稍加葺餘皆撤而新之為堂曰見  
山樓其上曰溪山偉觀樓之前為臺即舊觀之  
北為軒軒有小池剖竹引泉淙澗可愛則以聽  
雨名之又為亭曰仰高環其四旁植梅與桂間



以修竹循坡登山結茅古樟之下於是鐔川勝  
槩盡在目中矣然君爲此未幾則從元戎以出  
汎埽汀樵之遺孽及改鎮富沙君又從焉其居  
於是財數月爾而發揮山川之勝如恐不及蓋  
賢者之心於事之當爲亟起而圖之不必爲已  
凡皆若是也柳子嘗言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  
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清寧平夷  
然後理達而事成世以爲名言以予觀之詎止  
是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  
不待窺牖而粲焉畢覩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  
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  
而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蓋嘗升高而寓  
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  
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  
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爲一其登覽也所以爲進  
修之地豈獨滌煩疏壅而已邪若予之區區於  
科目則旣陋矣陳君廼存其舊而表章之可無  
愧乎故嘗謂天下有甚宏且博者而非是之謂  
也予老矣久有子雲之悔方痛自澡磨以庶幾  
萬一而君於斯道尤所謂有志焉者安得相從



偉觀之上笑談竟日以想像春風沂水之樂乎  
是役也起紹定四年二月之庚申而成於四月  
之甲子君字清卿三山人以州從事兼招捕使  
司屬官於幕畫與爲多云

樂安縣治記

樂安之爲縣百四十有其年于今斯民蒙累  
聖涵濡之澤休養生息日庶以蕃爲令者得與  
田野相安於無事紹定之三年不幸盜發鄰壤  
熒霄都蹂宜黃乘間擣虛出吾不意於是信安  
張侯涓叟之爲宰未閱月也報始聞侯命勵射  
士糾民兵未集而寇大至吏與民四出以避其  
鋒寇退侯自悼至官晚不得豫飭守備以全吾  
民則請于州丐罷去邑人聞之者皆曰吾邑之  
令賢令也其可舍諸則相與白州求侯還故官  
侯曰民不能舍吾吾亦不忍忘吾民也顧無屋  
以居柰何邑之士陳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  
吾請任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柰何曾  
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致餼粟之助郡  
太守黃公歎曰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  
以衛吾民則命簡銳卒五百戍其境以壯境之



形勢侯乃還治其人遺民之脫於鋒鏑者亦扶老攜幼以歸侯疚心拊摩若已瘵恫凡若干月里廬之殘毀者浸復呻吟者浸息而縣聽事之堂若燕私之室亦相踵告成蓋糜錢緡若干其凡出於某氏而衆又協助焉方侯之遇盜也縣民有繫于獄者盜問之民給曰非令也侯遂免昔高柴嘗別人既而以難出奔而其免已者前之所刑也蓋因臯用刑吾無心焉此高柴之所以免而孔子之所以歎也張侯之釋於難其亦若是乎至官寺之營建又一惟民是賴嗚呼

觀乎此則知民之秉彛好是懿德今未嘗有異乎古也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古未嘗不可復於今也然則謂禮樂教化不足善其民者固謬而以弭筆之名醜江右之俗者又益謬也縣治故有室名不欺侯復其舊扁日處于中思所以答其民之望而書來請識本末予謂侯之至官屬爾民何以知其賢而免之又何以知其賢而經營其居若不及傳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侯天資懿實履踐素篤故未施信而民信之今將有以答其民亦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



言無妄者誠而不欺其次也蓋無妄天之道不欺者人之道悠久不息則人而天矣侯其勉乎哉不欺於已斯不欺於民不忍欺其民民亦不忍欺其上矣此余之所望也若曰發撻以為明鷙擊以為威而欲民之不我欺侯固弗忍為繼侯者亦當知所擇也陳氏名某以恩授某官曾氏名某以恩授某官侯今為奉議郎姓黃名炳今以提舉常平兼知撫州

存齋記

墨莊葉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

一也而易以性言曰成性存存是也子孟子以性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一妄言之夫不以操舍存亡之機為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也然曰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或貳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



者所以保吾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  
思所當深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  
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  
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實理也而老氏之爲  
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窮其末流又有所  
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爲本而非主乎理矣清  
父顧垂取之予懼清父之貳而失其所存也夫  
學莫惡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  
顛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  
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婺之明招山其季大  
愚寔從學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即少公而切  
磋焉四方之士賴以淑艾者甚衆二先生歿又  
皆窳窳于此而故未有祠祠之自盱江處士吳  
定夫始紹定初予屏居粵山之麓定夫布衣芒  
屨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曰吾東訪漫塘劉聘  
君南過趙使章泉上遂以見君也亟進與語命  
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爲設羹飯曰吾不肉食累  
年矣祇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爲二先生祠幸



既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予曰嘻子不趨  
權門驚勢淩而歷游於寂寞之濱不媚示鬼不  
諂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  
異也且子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  
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  
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及  
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  
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  
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此其祠之  
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又非  
居官任風教之責而貿然營之若不可已者何  
邪吁此其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  
之者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  
爲而定夫卒垂絕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  
死不瞑目样老奉遺命以來爲之感然曰此予  
之罪也乃次其本末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  
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饑寒窮厄弗自恤而  
以當世善士失職爲已憂方別予時將北之渠  
陽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樵川豺虎滿道無  
敢後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予嘗評其人



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巢無修之徒未足  
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寔左右之又序  
以贈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竒  
忠信沒溺者邪故併著之

###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  
處而思焉嘗以語西山真某曰在易有之蒙以  
養正聖功也又曰願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  
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  
合二卦之義當楹席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  
予謂蒙之爲義取物之槲而言泉之涓涓始出  
于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于中不  
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  
間之其不壅闕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  
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願之爲義在天地則  
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  
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蓋已得其養然後  
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  
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  
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



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于學終于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險一動者蒙頤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頤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即斯而玩焉則知寂為感之本感為寂之用動靜以時環循無間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悖川流厚化源源無窮矣抑實之之為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為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于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者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為郡者與其為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衆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為翁媪膜拜



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爲誰蓋感之者不以  
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  
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  
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鄉火百世曾謂公  
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  
心藏于中窈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  
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  
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踞蹻之惡亦然賜之而  
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衰惟是心爲亡  
窮公之政留于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  
愈久而常有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爲郡者不能  
復真有媿焉而某之愧爲尤甚某之初守泉也  
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  
睠焉還答以溫陵赤手爲寄而母崇宴觴母豔  
琛貨民以安靜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在  
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爲心則凜  
不敢渝賴是得亡獲臯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  
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  
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  
不敢據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爲民之好



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朏而工告成民之媿於  
是乎免而其之愧終不可滌矣紹定初郡修

忠文祠某為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  
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

事始而感然已而忻然是忻與感何所徃來性  
也性之善故於為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

善者疾之若讐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

然為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已哉心不存而欲  
為主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日僮僮乎其中隘弱

焉而弗自知爾是祠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  
失本心為恥其益顧豈少邪其成實六年十二

月甲申勸民使為者郡學錄黃龔為之者承節  
郎滿開宗也

### 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  
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  
過閨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為公卿大夫之材是  
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馳驚之累以賊其良心  
孝友以為行中和以為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  
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  
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利者浮游四出



而爲戰國之後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  
竒僞爲漢之經生凋鏤華靡爲唐之進士昔以  
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  
後世之法而異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  
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  
無慕乎外必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  
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  
爲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  
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  
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  
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  
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績輝真東西爲齋四以  
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 奎畫射有圃先賢有  
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  
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  
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  
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 朝廷  
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  
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  
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



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  
不古也若夫足踐黽舍之闕口吟課試之文而  
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

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寶慶紀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  
士出牧建安清心劬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  
千里顧詹頰宮寔惟本原風化之地繇慶元後  
曠弗克修垂三十祀予奉 天子命寔來固將  
爲國毓材以埃舉選如寶璧玉如護椅桐惟厥  
攸居其可弗飭廼命屬後於僚吏之能者而以  
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



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  
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  
厥事某於鄉邦爲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固  
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諭勉逾力旣弗獲終辭則  
誦所聞以告曰諸君所爲命僕者豈欲相與講  
明爲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賢示  
人之正躋也請以繕修之役明之今之學校非  
昔之學校乎昔之圯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闕  
鬱者今煥焉以新非以修之之力故耶學者之  
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善咸備猶  
此宇之本闕且麗也私欲汨焉邪說滑焉猶其  
漂搖於風雨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弊也一日  
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咎泯又如  
圯陋者之可以復完闕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  
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  
之實而辭章華縟特藻飾之靡爾聖門教人具  
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  
之固而后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后丹雘可設  
也蓋繕修一役耳而爲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  
則凡天下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



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聚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為學講論踐履析為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遠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凡調度之目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字秀發括蒼人三年春三月甲寅郡人真某記

###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潔為鄉黨所稱名鄉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連塞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疇與其私吾子孫曷若舉而為義塾聚英材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諏地於團源獲吉壤焉五山輻湊蜿蜒如龍溪橫其前清澈可鏡前望靈峯懷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為學者藏修之地矣廼悉其力載經載營中為堂一旁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粵十月告成君捐產之半



以奉之稟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  
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  
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競勸君思久其事  
也命族子從龍來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後  
子曰宏曰應豪者寔來婁請而不厭予惟周官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實居其首故  
爲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且傳以  
進修之義焉古昔聖人以君師爲已任故其修  
道之教無一弗倘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  
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  
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  
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  
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爲先與  
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  
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畧豈無意耶蓋多爲  
之目所以使人各因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  
以該衆善之始終其義則一而已爾于後顏曾  
思輿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  
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爲  
智力行以爲仁千載源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



者其可不以聖賢爲師哉始書院之興後龍董其役要未幾遂擢上第以去自是舉于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爲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古之君子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以是爲爾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良心蠹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爲意乎要必有講于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級而已爾郡縣有學已弗趯足其尚以贅爲哉吾知君之志非止於是也故爲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筆之曰中和蓋與禮樂防民之指胥叶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卽盡已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從可識矣然子程子之意亦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君名惟直字德申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菴祠以



其高第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  
魏二聘君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于學八月上  
丁工告備妥侑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  
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  
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  
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所自則吏  
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  
出從諸儒先游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寔告之以  
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  
闡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秘閣范公則  
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良齋魏  
公則又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  
先生之祠而遂及於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  
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始顯國  
實倡邪議屈君父而事寇讐朱范二公以史官  
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絀流落而弗悔劉公  
用從臣薦給札後省屬檜方深讐正論亦浩然  
引疾以歸良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指徑  
官儒宮垂用矣顧拜疏閣門亡虛日竟以是弗  
容于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其出處大



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爲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  
哉繼自今學於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  
其濬源培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  
警其媮作其懦則靜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  
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某  
聞而嘆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  
時天材逸發詞筆凌厲蓋自眠如李謫仙之流  
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一旦爲令郵民隱重教  
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  
君子允世俗指目以爲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  
而循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迺道之所棄  
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  
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  
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  
爲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  
未能闕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  
畧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  
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



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由而明道闡  
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  
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  
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  
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  
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  
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  
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  
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

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

聖朝文治休洽

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  
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  
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  
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  
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  
世之立竒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  
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惡與混爲性而  
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  
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剋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



叙之不可易周子生平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  
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  
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  
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  
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而刻滅彛倫非教也聞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  
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  
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  
視中州彌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  
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  
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  
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  
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  
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濶迂已之良貴  
弃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  
舍也吁是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  
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  
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  
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  
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



也情之橫放甚於濱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  
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  
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當於是而知勉焉  
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  
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入欲泯大本之所  
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為  
然則願以此刻于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  
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  
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  
南邦之士者哉

楊文莊公書堂記

浦城夢筆山等覺院邑人禮部侍郎楊公澄為  
本縣令日所建也侍郎之子文莊公少讀書于  
此山既去以文學節義擅聲中朝為薦紳標式  
後人即其處為書堂繪公父子祠之嘉定中郡  
守李公大異作五大字表其額按公名徽之字  
仲猷甫冠通群經尤刻意於詩得騷人之趣時  
李氏王江表公耻官偽廷杖策走中原以顯德  
三年進士高第入文館升諫垣嘗論 太祖有  
入望不可典禁兵 國初出司征于方城繼為



大興城眉二縣令 開寶中召還寢以登用

太宗尤深器之青宮倣建命爲首僚付以羽翼之寄世謂帝以能詩知公而不知公之受知聖明者不專在是也昔丁公二心於漢高祖戮之妣思廉盡節於隋文皇寵以高位前世大度之主率常以是觀人况我 太祖 太宗之聖哉夫放廢小善爾推其仁猶可以拄國公之忠於所事如此以之事人何往而非忠此 二帝之所以知公而以遺後聖也然則公之事君固萬世臣子之法而 二帝之用人豈非萬世帝王

之法歟當公之去國也一遷而楚再徙而秦又再轉而蜀山川益寥遠風物益淒涼昔之詞人墨客悲傷顛顛若不可以生者也而公嘉陽諸咏皆脩然自得亡秋毫隕獲意胷中所存其亦遠矣入侍禁中新承聖睠至摘其詩雋語筆之御屏中詞章翰墨同時豈乏其人而公獨得此者非重其詩重其節也晚事 定陵尤被寵渥初置翰林講讀學士公與邢昺首與其選雖未及大用以終而平生所立凜凜玉雪亡一節可疵後孫文公億少依公以學既皆以文章名天



下而清風雅操奕奕相望浦城人物之盛自二  
公始 紹定改元七世孫震榮將新其書堂之  
舊族之顯人淮東制置使紹雲朝議大夫圭皆  
捐貲相之震榮謂其蓋爲之記貌是晚出匪工  
于辭獨念前輩風流相去日遠後生小子鮮或  
聞知故爲推迹本末刻之堂中使吾黨之士聞  
而慕之平居講學以淬磨志行自期有位于時  
以扶植世道自許則公之遺風庶幾復見而吾  
邦之人物其亦有興乎若夫卑取泚忍志於榮  
寵利事溫飽而已豈惟重桑梓之羞過公之堂  
當必有泚其頽者矣嗚呼死者可作微公吾誰  
與歸

居思堂記

寶慶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旣驅南  
邁矣塗未半三徑之思有動于中喟然曰吾與  
其縻於印鞅而膠膠焉營營焉於是非得喪之  
境也曷若返吾初服與耘夫蕘叟相後於隴畝  
之上澗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爲樂哉且吾先世  
以來采勲文章之錄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  
阜陵號稱名輔弼今予不幸墮身右列然少好



學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水心葉公詩之  
復齋陳公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吾書  
教吾子續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  
于朝均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建安真某曰吾  
之志如是子其爲我述之予謂侯之名堂善矣  
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睿中庸  
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  
其思者壹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汨於欲者也故  
聖人於咸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  
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夫天地之純全聖賢之蘊  
奧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  
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  
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即天也敬者人  
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  
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目之視  
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習  
聞而未燭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  
則復齋其人紹定元年六月壬子真某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爲種食自宋文公始也



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糴常平常  
平法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  
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眈眈無所於糴縣大夫  
熟視亡策則專配之今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  
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  
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帀直翔則糴平則止民  
歌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閔侯崱稍修  
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寔來覈  
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  
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  
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爲糴本始諸  
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穫乃入侯曰此致弊  
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  
時則有督索之煩招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  
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爲更故約以見昏貿見  
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  
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  
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  
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爲國者大抵父母其  
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



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糴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爲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感漠焉不以槩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物失理居爲之弗寧一夫輟罰饋爲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圜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爲未也窈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爲令者急民賦不肯矢毫芒猶戚嘆苦弗給侯書生無孔桑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挂逋籍者蠲弛動十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爲吾民留飯盃豈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



彝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爲心者以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潭州重修大成殿記

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廊廟之舊作牧于星沙厚重鎮俗如嶽之弗搖清明鑒物如湘之不波歲未期而百度修衆志服環九郡五十城旣帖帖無事則思所以驅其人於禮義之域者顧簪鬢舍先賢先師之位在焉而廟殿規摹殆類浮屠氏公爲感然弗寧迺屬郡學職詒書于南

宮舍人鍾君震考辟雍制度爲圖以來命掾吏之才者眡其役撤去陪厦敞爲新宮凡二十有六楹昔之閭鬱修焉亢爽於嚴奉祀事爲冝又謂列戟之門學扁揭焉亦眡禮弗協則別爲大門徙扁其上於是宮牆外內巍然奐然應圖合法旣又斥其羸財甃舊路於學門之左復射圃於學門之南起寶慶三年冬某月訖明夏某月告成州學正迪功郎鍾景仁等以書來論曰自侯之蒞吾土也嘗一新其學矣而斯獨未之及意者其有待乎今雖成於公固亦侯之志願有



以識之其惟疇昔之後蓋嘗自詭盡心矣而堂  
皇門闥之易見者皆莫之察而重以累公况於  
休戚情僞之窈微其不屬耳目者何限然則前  
日之政所不獲臯湘民也幾希其於是竊有感  
焉而又以自媿也故不復辭而書其事然惟公  
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宮而雜浮屠之制猶思  
所以正之况今之世華居而貌道儒名而墨習  
者滔滔皆是其可熟視而莫之採乎推公之志  
使一日盡行其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諛而楊  
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得騁也必將尊王黜  
伯而筦商申韓矜權智駑功利之說不得施也  
儒者之功必至於是而後有以為天常人紀之  
重非公其孰任之若夫學于斯學者亦曰審其  
所趨之途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  
已嗚呼屏翳撤而虛明出豈獨斯學為然哉人  
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  
而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  
矣夫問鑄金得鑄人揚雄氏所以為善塔發也  
因繕修之事而告之以修身之法非予所望於  
學者乎內外一源也精粗一致也善學者虛其



心以體天下之物何往非吾進德之地又豈獨  
是乎哉諸君幸以爲然則願告于公而刻之公  
以慶元倫魁嘗陪輔先帝大政令各粹德  
薦紳宗之其治潭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獨書  
所以幸乎潭之士者

勿齋記

江西方士楊休文謁予記所謂勿齋者予曰老  
子不云乎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吾子學  
乎老氏者也而以是名齋何居且孔氏患人之  
非禮而使勿之子之師惡人之爲禮而欲絕之  
二氏之道其不同也尚矣而吾子疆欲同之可  
乎休文曰不然昔者吾師之學蓋深於禮其曰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其殆激於周之末造文  
滅質僞喪真思有以返之歟不然何孔子即之  
而問禮也夫禮本天秩而具於人心雖覆載之  
大不能舍是以立况圉乎兩間而能出範圍之  
外哉使爲吾徒者無所事乎禮則凡曰宮曰觀  
云者雖毋爲之主可也主焉而弗統乎屬屬焉  
而弗聽命於主亦可也冠裳中履褫棄而體居  
攫呶鬪奪恣睢而罔禁亦可也夫旣不能外是



以爲安而曰吾將絕滅乎禮其誰欺吾故曰吾  
師之說其殆有激云爾吾之少也嘗學乎孔氏  
矣今雖寄迹于此吾之心不能以一日安也夫  
文暢淳屠師爾昌黎韓子猶以墨名儒行而樂  
告之况吾之於孔氏其所素學者乎是顧願一  
言以記之也嗚呼世教之衰自儒者鮮知謹乎  
禮今道家者流乃有志於斯夫如是焉得而弗  
記雖然勿之爲義吾子亦當深味之乎夫視聽  
言貌思五者相因而不相離者也而孔氏之告  
顏淵迺獨弗及乎思何哉蓋視聽言動身之用  
也而主之者有心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  
吾之爲聽不然則耳目口體紛然用事其能合  
乎禮者幾希然則勿云者正即心而言也心之  
官而物聽命則非禮弗得而干之斯其爲求仁  
之樞要歟嘗考魯論之言渾融涵蓄獨於勝私  
窒慾之際其辭嚴焉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曰過則勿憚改及是四言皆斷以勿廩廩乎不  
可犯也蓋去惡弗力則爲善弗勇勿之一辭所  
以爲鑿強敵之五兵破橫流之巨楫也休文而  
誠有志於此其可不思所以實用其力哉其又



可不勇於自拔也哉休文名至質今爲閣阜講  
師其文雅趣操有諸君子品題在紹定戊子十  
月甲子建安真某記

觀蔣園記

繇衡岳而南亘大江東西穹山崇巘靡迤相屬  
而廬阜爲之最岷江西來至大別與漢合洪濤  
掀天吞吐日月蕩漾萬里而宮亭揚瀾左里爲  
之最夫是二最者東南山川之巨麗也而南康  
曹公之別墅實當之中爲所性堂次爲巋然堂  
又爲冲佑閣匯澤觀八景亭九三湖五岳之勝  
攬之几席間無留藏者公曰湖莊之觀偉矣然  
吾先君崇本務實之意則不可忘也嗟惟先君  
奮迹農畝志在及人自其始仕也創小亭於居  
第之園命曰觀蔣焉以示不忘民事之難蓋將  
發其所蘊以澤斯世而連蹇弗耦志不獲伸今  
吾幸得承緒業襲世科其始念不過服廬州縣  
蓋瘁爲民以疇先志而已逢辰休嘉出藩入從  
會 明天子垂精問學俾執經侍左右方將髦  
髦焉日効忠益而疾病奪之奉身來歸得復與  
農圃爲伍躬自課督萃衆芳而列之梅先人所



其愛故園一種號千葉者廼其手植益求數百  
本兼而爲小山潔白芬馨若挹遺烈自餘四時  
之花實有未尙者鬼求增益亡一闕焉鄉也園  
圃之趣少而江湖之思多今其二者始畧相稱  
然觀游之樂具則本實之意衰吾懼吾子孫不  
復識先人之志也於是執麥與菽間以畦蔬做  
舊規作小亭以臨眺之而搃名其園曰觀蔣夫  
天壤間一卉一木無非造化生生之妙而吾之  
寓目于此所以養吾胸中之仁使盎然常有生  
意非如小兒女翫華悅芳以荒嬉愉樂爲事也  
若夫嘉穀良稷則民命所關周公作七月召公  
賦公劉孟子陳農桑皆以是爲王政之本學士  
大夫其可一日忘諸乎吾之揭是名也蓋以不  
違先志又將使後之人不違吾志也未仕不以  
躬耕爲耻旣仕必嗇民力必重民時穀祿受於  
已當思耘耔之勤勞政令加諸人毋忽田疇之  
利病幸而立於朝則以周召孟子之言迪其君  
夫如是則吾父母再世之心庶乎有弗墜不然  
名園別館廼縱佚之區奇葩異植特奢靡之玩  
祇以爲損而非以爲益也旣以詔子孫且詒書



某俾為之記某曰公之志則美矣然聞公之得請也蓋上重以事久煩老且艾昌嘗少忘黃髮之洛哉擷東籬之孤芳賦南疇之嘉穉雖有淵明之雅趣而恐不得以遂斯樂也顧其所以名園者有補世教故不辭而書之若乃湖莊舊觀已見於西州劉公所志者此不復書

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

忠文王公之守泉期年餘四月爾泉人思之愈久而弗忘祠故在郡東郭某年太守某公修之某之為郡也亦稍修焉今太守建安游公某廼始撤而新之蓋公之去郡六十年于茲矣或謂公何以得此於民哉某曰記禮者不云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而本其所繇致者道學與自修而已爾古之君子講學以明善修身以成德非有願乎其外也然由義之精而致用由已之正而及物其積之有源其推之有序故雖沒世而人弗忘夫豈豫期至是哉憧憧往來者有心於感也使民驩虞者有意於悅也後世雖有循良之吏去而為人所思豈非無心之感其視王民之皞皞有聞矣



若忠文公之於泉其庶幾德之盛善之至而民  
自不忘者乎蓋公之學以誠身為主資本剛勁  
而能切劘涵漫以卒歸之中和其出言有章其  
制行有法以之治家則慈順雍睦之風形于州  
里以之立朝則蹇蹇諤諤言人之所難言至其  
治饒與憂以及于泉又皆穆然如春風之解陰  
凌霈然如暑雨之蘇枯渴人見其施之異也而  
不知其本之一也觀公治泉之政非噓濡姑息  
闔然自媚于民者也哀痛慘怛有父母之心戒  
令飭正有師長之教仁義之相須也剛柔之不  
偏用也未嘗斲民之思而民自不能不思者也  
自荀卿子性惡之說行爲政者大抵芻狗其人  
而鬼魅其俗謂不可以理義化吁使民性而果  
惡也則凡暴君汙吏之所爲亦將思之矣弗彼  
之思而此爲思有以知民性之至善而卿之言  
所謂賊其民者也然公所臨凡四郡去輒見思  
而泉人思公特深豈非詩書文獻之舊俗其知  
理者衆尤易以誠感乎游公之新此祠也雖順  
其民之欲然非心之同道之一其能及是耶觀  
其志之所慕足以知其政之所法後之思游公



者又當如今之思公也烏虜懿哉是役也董之  
者南安征官趙崇端蓋生忠文之鄉而學其學  
者也發其議者揭陽尉林彬彬泉之善信士也  
祠成游公大書而揭之宗正趙公其又書其堂  
之扁尊仁賢以樹風教二公志也亦其之志也  
故樂爲之書紹定二年九月辛未真其記

### 孝友堂記

紹定己丑眉丹稜程君叔運以對策擢甲科被  
命佐洋川莫府將西歸迂涂而過我焉居一日  
從容言曰掌之先以詩書爲耘耔禮義爲屋廩  
其家雖貧而其行其富其身雖不偶而其心可  
燕於無窮初曾伯祖亡子以曾大父之子爲之  
子是爲先大父大父之事親也躬躬如有畏廩  
廩若不及雖壯有室矣耘瓜之杖且弗免焉拱  
揖而受不敢怨也所生母郭晚喪明甚貧無幾  
侍大父日聚徒營龠合間則走數十里而省問  
焉躬致澣濯遺以甘旨其父晚而舉子大父惟  
所欲推遜不少校昆弟相與始卒無間言先君  
子克承先志其事吾大父也如大父之養其親  
其事吾伯父又如大父之篤其愛也父沒每祭



必涕泣休澣埽墓上率徬徨弗能歸伯父晚嬰  
未疾家徒四壁立先君子舉其所有以贍之女  
兄嫁而貧言之輒流涕曰少小共飢寒姊最憐  
我柰何弗之卹歲時伏臘必致助焉吁此吾祖  
吾父之至行也掌不佞其曷敢有忘歲丁亥先  
廬以圯告因即舊址築為一堂扁之曰孝友悅  
齋李公爲書三大字以揭繼自今仰詹題牘惕  
然有動于中若慈訓之在耳也子以好善聞當  
世敢蘄一言記之何如予爲之嘆曰書云惟孝  
友于兄弟蓋言惟孝者必能友也天下萬善同  
出一源愛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  
之昆弟則曰友其實非二道也曾子論事君不  
忠交友不信皆以爲非孝蓋孝者之心慈祥惻  
怛推之於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天倫之戚  
抑又可知世固有知厚其親而此或昧焉者是  
特未誠於孝而已苟誠孝矣雖一髮膚之微且  
不敢忽况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  
犬馬猶然况親之遺體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  
中庸之引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  
其順矣乎世未有兄弟和洽而親之心弗順者



亦未有兄弟乖刺而能順其親者此孝友之所  
以必相因也予觀程氏祖考之所爲其可謂善  
盡乎此然非君之賢其孰能推明之以詔無窮  
乎雖然孝友之性得之於天有不待學而能至  
其所以爲孝友者非學亦莫之識也姑舉其概  
言之能養矣而敬爲難不辱矣而尊親爲難從  
令者或陷於不義能諫者未必有訥道之功父  
母之蠱一也而所以幹之者不同凱風小弁其  
處變均也而怨不怨有異養生送死無不盡矣  
苟未至於事亡如存猶爲非孝也戰兢臨履終  
其身矣苟未至於得正而斃猶爲非孝也不深  
於學者能之乎不知堯齊之仁則錐刀之必爭  
何有於推遜不明及壽之義則纖微利害之必  
計何況於死生又非深於學者不能也然則孝  
友者固立身之本而學也者又孝友之本歟聖  
賢之教智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  
神蓋知有秋毫之隔則行有千里之謬學之所  
以不可已也以君之聰明超軼誠能於理義之  
大原聖賢之正法惟日孳孳弗極弗止則蘊之  
爲道心發之爲德行將無往而非善此非先君



子所期於後者乎若夫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異  
姓之婦入門或能賊同氣之愛此雖世俗淺事  
然其為將來之戒者亦不得而畧君之曾伯祖  
諱蒙字養正大父諱炎字德和先君子諱士龍  
字天用其潛德隱行見於鶴山所志者今不書  
紹定二年十月丙申建安真某記

建安縣學田記

建安縣故無學韓公元吉昉立廟以祀先聖王  
侯元應又立講堂二齋學之制畧具矣而亡以  
廩士猶未始有學也寶慶丙戌秋清源留侯來  
謁欵于廟顧學雖頗具而未完則命撤其較垣  
其闕植以叢桂氣象一新矣獨廩給之費莫知  
所自出每春秋會菜先期補弟子員賦以餐錢  
俾與厥事事已散去湯馬為弗寧下車餘二年  
畢力經營得在官之田若干歲租僅百石悉舉  
而歸之學於是學之有田侯實始之書果論予  
願有志予為之歎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  
者視物由己不仁者反是蓋凡與吾並生天壤  
間者皆同類也於其同類之中有位以為之長  
饑焉而哺寒焉而衣夫孰非吾責况士者又同



類之秀乎憫士之窮而無以養此即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且公卿大夫者士之積耳養之以成其材勵其節使善人衆多而當世有所賴其仁不既大矣乎世之爲吏者鮮克知之故常以學政爲弗急雖養士之田素具或轉而他用或漫不訾省聽其侵牟於吏而奪攘於豪民今建安有學無田議者初不以咎今留侯於此廼獨怒焉由已隱憂朝思夕謀必如所志而後已推此念也其忍四境之內有一民弗獲其養乎子故曰此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雖然侯之於士厚矣士之所以自厚者當何如耶昔鄒孟氏之門人有以不耕而食疑其爲素餐者子墨子曰君子之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者莫大於是今士之廩于官者優游自佚不幾於無事而食歟吁養之厚所以責之深也夫用之則國安君榮雖既往者之任然培其可用之本獨不在今乎本者何孝悌忠信是也蓋四者人之所以爲人而士之所以爲士者也一或失是且有愧於人而况士哉故聖門之教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操觚吮



墨汲汲焉以徼利達為事而本焉之莫知是則  
真素餐矣有志之士蓋亦竦然自厲修之身以  
刑于家有位焉則推之以及於國使人知君親  
臣子大義大殞而弗渝是則侯置田廩士本指  
侯名元圭字某寔三朝賢相衛國忠宣公之孫  
云紹定二年十月壬寅浦城真某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  
鄉先生何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為群  
祀首者以其產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于  
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善也育之以保  
正命牖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  
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  
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  
此所以祭於社而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  
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祠其  
人遠矣而言行風蹟廩廩具存鄉人子弟猶有  
所觀灑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  
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  
然有百代標表繇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



可觀迨至 國朝則有若樂安蔣公者以儒術  
爲時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  
公則嘗守郡而卒塋于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  
室而終于此二公之學行節守雖皆一世偉人  
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  
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于道流之  
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維周侯  
寔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其年浚儀  
趙侯與哲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爲首政居二  
年民用化服廼大闢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  
下咸秩于位又惟內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  
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定或高皆用故  
事以祀某月某日安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  
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爲道德之歸乎瞻言數公  
同我桑梓有爲若是今豈昔殊吝心苟亡何過  
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  
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  
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群弟子者非一至其  
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



具于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  
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  
回雍所從事者爲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  
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  
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矣  
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  
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真某記

碑

福州長樂縣顯應廟碑

福之南山傳而東行二百里爲義泉嶺蓋長樂  
福清之脊其中支益北縈紆盤礴凡三十里積  
水二十四陂至參溪其山爲魁山其水爲龍潭  
面山臨流有廟焉即淵肅字濟廣佑侯也潭之  
深不可測而穹山桀立於其上燈光秀氣交相  
回薄故其神聰明正直以功德庇生人屢膺  
明天子丕顯休命長樂廟祀凡百數命秩之崇  
惟侯爲第一自唐開元以來焯著靈異閩中記  
長樂志具焉世傳洪氏女浣紗于潭沒不出其  
家懇于神不崇朝迅霆甚雨潭石破而蛟龍斃  
抵今餘五百祀邑之官民以神爲依敬之如父



兄師長信之如衡石度量紹興間海寇朱聰熾甚既迫境見神兵如雲不敢前連歲旱澇復應禱部使者上其功詔賜廟額曰顯應隆興中封淵肅侯淳熙中加封孚濟嘉定十七年又加封廣佑邑人既皆悅甚於是具官陳其錄其靈蹟本末以告曰願有述其按祭法有力於民若扞大患禦大難則祀之若侯之有功于茲土其得爵號實甚宜乃撫其事俾刻于羶牲之石且為歌道 上帝之命與 明天子之意冀解邦人於亡窮其辭曰

魁山兮崇崇齋淪亡極兮魚龍之宮皇皇后帝兮睠此南土俾神宅茲兮有衆爾主嘘吸雨暘兮指嘒風雨盪滌乖沍兮攘除妖災有蛟焚焚兮血人以自能是震是悼兮奮厥天討有兇額額兮猶蓬蠱之群恍瞻靈旗兮悸若獸犇民之恃神兮曰我父母神雖不言兮信若寒暑明明我后兮子視萬方曰民爾恩兮我豈爾忘既賁之以鴻名兮又申之以顯彌中興百年兮三焜煌其紫誥民事神兮何窮神報上兮焉從異



材出号棟王國祇安居号稼滋植公袞号  
王圭將便藩号神之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2